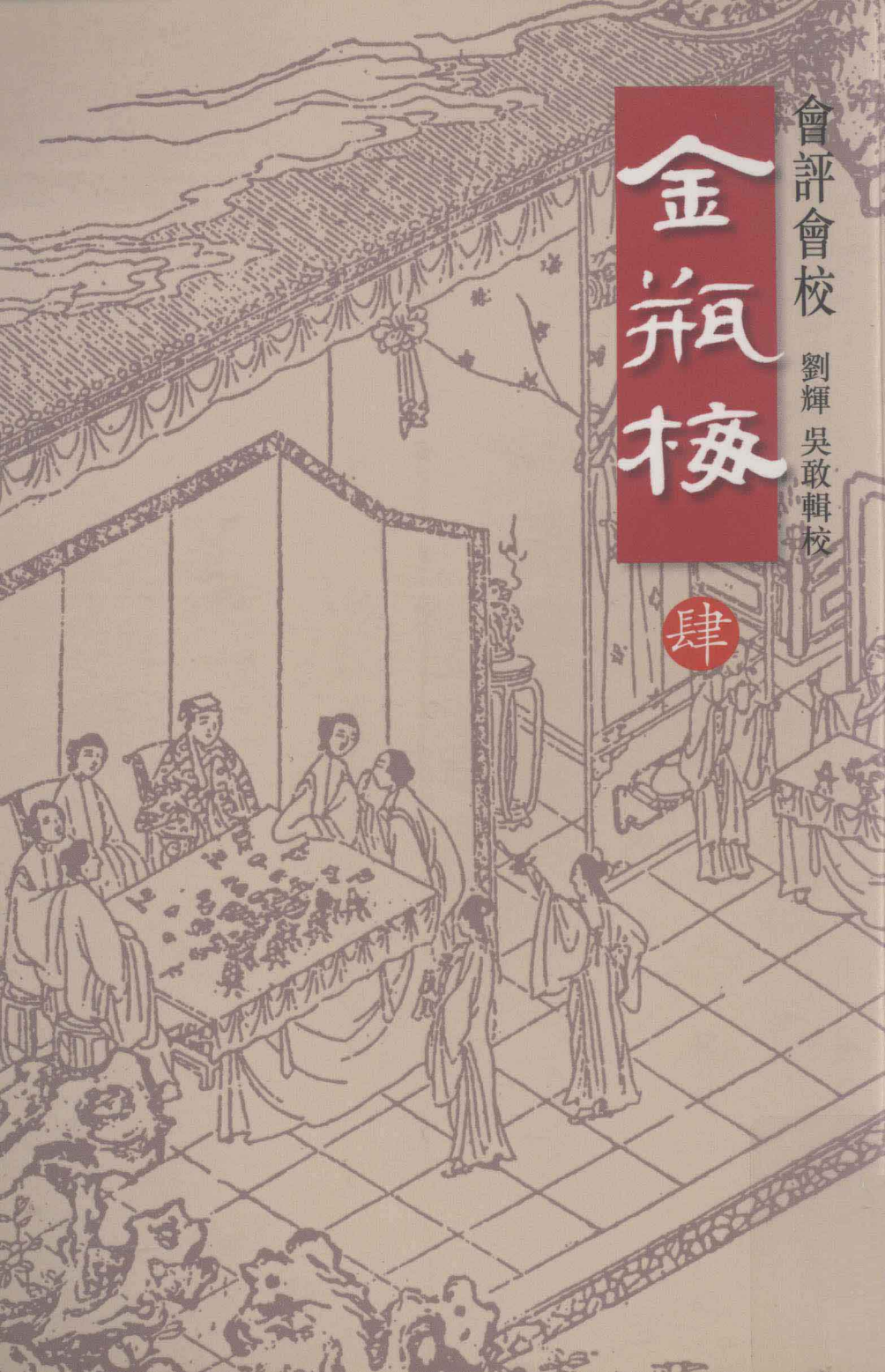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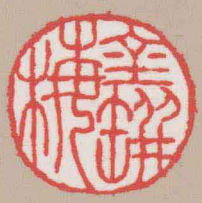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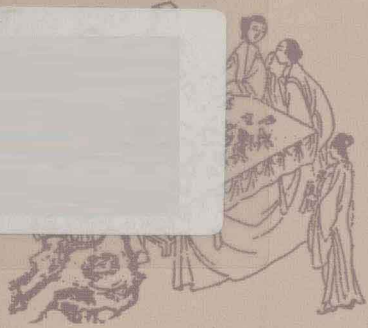
會評會校

劉輝 吳敢輯校

金瓶梅

肆





ISBN : 978-962-257-751-0



9 789622 577510

PUBLISHED & PRINTED
IN HONG KO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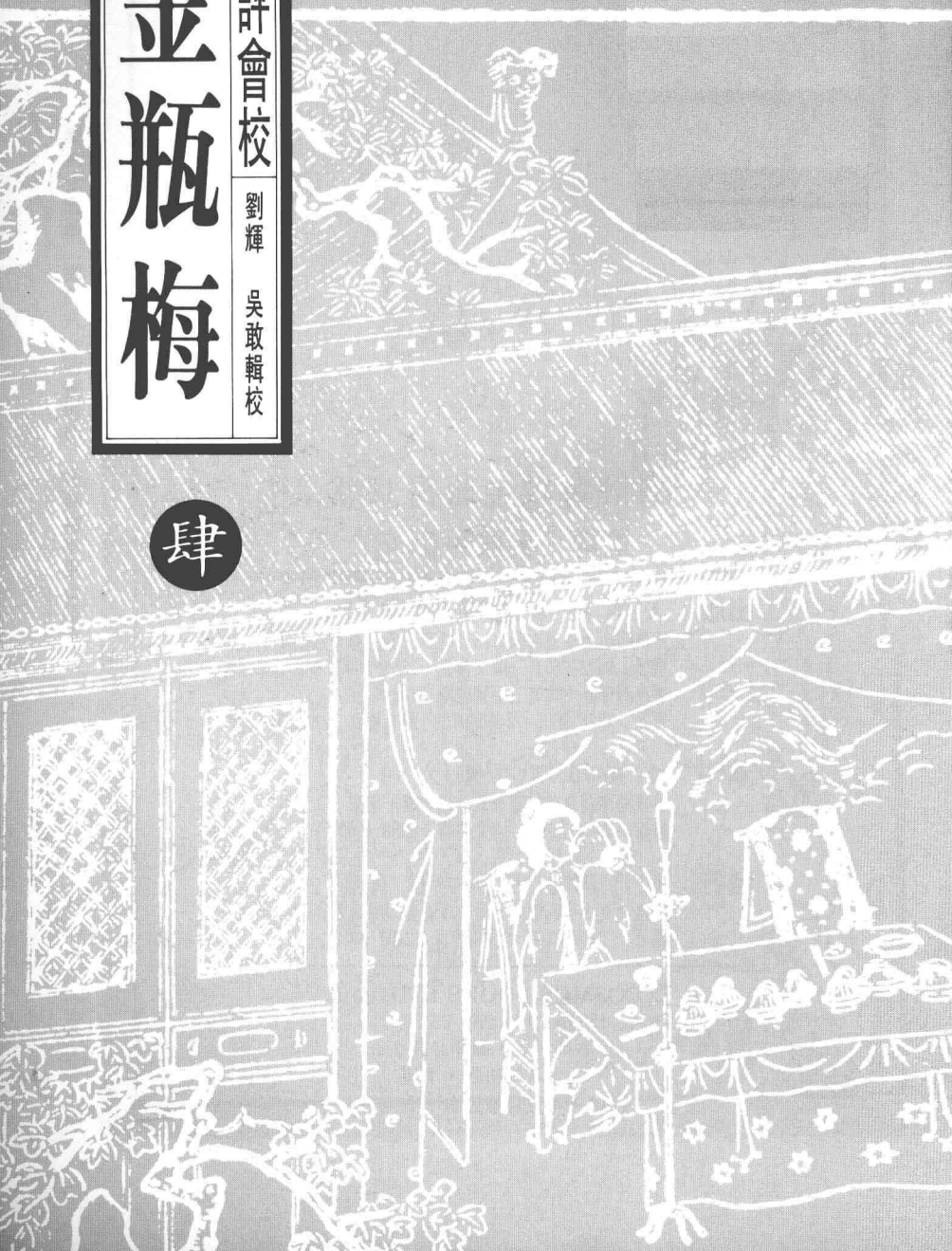
金瓶梅

會評會校

劉輝

吳敢輯校

肆



會評會校金瓶梅(肆)

劉輝 吳敢 輯校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~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2528 3671 圖文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(門市部)

電話：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：2861 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圖文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電話：2150 2100 圖文傳真：2407 3062

© COSMOS BOOKS LTD. 2010

ISBN 962 257 751 2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一九九八年初版・香港

二〇一〇年五月修訂本・香港





第六十五回 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口脂香

瓶兒死於九月十七，西門死於正月廿一，屈指纔三月，子虛亦靈矣。後文看其明明一日日叙去，便又有如許文字，而又止是三月中的事，一絲不紊。

此回自二七做起，乃是吳道官念經，一結玉皇廟。

此回插孟銳，總是忙忙寫分散之局，故早伏後綫也。

黃、宋爲市井小人之妾上紙，其卑污不必言矣。然夾寫請黃太尉，蓋爲後文引見而言也。夫引見朝房，又爲一百回逃難避兵而言也。總是匆匆欲結，又不能匆匆即結，文字有一定起結，如此而不盡爾也。瓶兒死，春梅未即出頭，固應寫金蓮結果。今看他先不寫金蓮結果，先找足金蓮出身。夫金蓮出身者，王招宣府中婢也，欲惡招宣，必惡其妻子。使其子若賢，必能化其母；然使其媳若賢，亦必能勸其子。今欲寫招宣之妻子不賢，而不先寫其媳之父亦屬權奸，則招宣之妻子固應爲金蓮受報，而其媳又何辜受招宣妻子之累哉？故必先寫六黃太尉誤國殃民如此，言其女應如此報，而不受污西門，亦天幸耳。作者惡金蓮並及其出身固矣，乃並及其出身處之人媳，則惡金蓮爲何如哉！

喪禮盛，看他先寫破土，又寫請地鄰，乃寫十一日辭靈，又寫發引。至於發引，看他寫看家者，寫擺對者，寫照管社火者，寫收祭者，寫送殯者，寫車馬，寫轎，寫起棺，寫捧盆，寫社火，寫看者，寫懸真，寫山頭，寫在墳前等者，寫點主，寫回靈，寫安靈，許多曲曲折折，總爲西門一死對照。然却一語過到守靈，不知不覺，

真神化之筆也。

篇內寫太尉之森嚴，後文又寫一大尉，至前文已寫一大師，已寫一狀元、一巡按；此後又寫一知府、一巡撫。總見無此一班喪廉寡恥之官，安能容西門慶一班非禮非義之人哉？

如意兒者，如意原爲插瓶之物，今瓶墜而意存，故必特筆寫之。寫如意，所以寫已死之瓶兒也。況瓶兒已死，即西門意中人，而奶子如之，所爲如意兒也。總之爲金蓮作對，以便寫其妒寵爭妍之態也。故蕙蓮在先，如意兒在後，總隨瓶兒與之抗衡，以寫金蓮之妬也。

如要獅子必拋一毯，射箭必立一的。欲寫金蓮而不寫其與之爭寵之人，將何以寫金蓮？故蕙蓮、瓶兒、如意，皆欲寫金蓮之毯、之的也。

詩曰：（一）

湘皋烟草碧紛紛，淚灑東風憶細君。

見說嫦娥能入月，虛疑神女解爲雲。

花陰晝坐閒金剪，竹裡遊春冷翠裙。

留得丹青殘錦在，傷心不忍讀迴文。

話說到十月二十八日，是李瓶兒二七，【張評】又是二七。玉皇廟吳道官受齋，請

了十六個道衆，在家中揚旛修建齋壇。又有安郎中來下書，西門慶管待來人去了。

【張評】細，照應崔雲峰。吳道官廟中擡了三牲祭禮來，又是一疋尺頭以爲奠儀。道衆遠

棺轉咒，吳道官靈前展拜。西門慶與敬濟回禮，謝道：「師父多有破費，何以克當？」吳道官道：「小道甚是惶愧，本該助一經追薦夫人，奈力薄粗祭，表意而已。」西門慶命收了，打發擡盒人回去。【張評】吳道士祭，祭九。那日三朝轉經，演生神章，破九幽獄，對靈攝召，整做法事，不必細說。

第二日，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。【張評】韓姨夫祭，祭十。那時孟玉樓兄弟孟銳做買賣來家，【綉甲本評】伏。【張評】又忙中插一筆。見西門慶這邊有喪事，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，討了一分孝去，【張評】孟二舅祭，與韓姨夫夥者。祭十一。送了許多人事。西門慶叙禮，進入玉樓房中拜見。西門慶亦設席管待，俱不在言表。

那日午間，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、縣丞錢斯成、主簿任良貴、典史夏恭基，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朽，共有五個官員，【四】都鬪了分子，穿孝服來上紙帛吊問。【張評】全縣祭。先安眾官在此，爲下文。說成趣，又便侈張其熱，見瓶兒死時非冷也。祭十二。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，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，三個小優兒彈唱。

正飲酒到熱鬧處，忽報：「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吊孝。」【張評】忽插黃主事，真是花團錦簇。祭十三。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，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，讓至前廳，換了衣裳進來。家人手捧香炷紙疋金段到靈前，黃主事上了香，展拜畢，西門慶同敬濟下來還禮。【張評】處處帶寫敬濟，總是不成孝子。黃主事道：「學生不知尊闔沒了，

【張評】語遂令西門之於瓶兒，儼然以正配之喪治之，非禮過分爲何如？吊遲，恕罪，恕罪。」西門

【綉像本評】說來若深知其爲勞民傷財之事，而萬萬不願身爲之者，究畢身卒爲之而勞民傷財特甚。古今具臣已爲小人所爲，而猶不自服其爲小人，皆此類也。

慶道：「學生一向欠恭，今又承老先生賜吊，兼辱厚儀，不勝感激。」叙畢禮，讓至捲棚上面坐下。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，左右捧茶上來吃了。黃主事道：「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，他也聞知令夫人卒過，^{〔五〕}也要來吊問，^{〔張評〕}句句直逼月娘。爭奈有許多事情羈絆。他如今在濟州住劄。先生還不知，朝廷如今營建艮嶽，^{〔張評〕}爲朝儀一引。勅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，^{〔張評〕}上文方寫許多災異，此處即接如此作爲，掩映處是修省不是修省？寫得宋室真是君臣醉夢，五國城亦自取之也。夫復誰尤？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。頭一運，將至淮上。^{〔六〕}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峰，長二丈，闊數尺，都用黃氈蓋覆，張打黃旗，費數號船隻，由山東河道而來。況河中沒水，起八郡民夫牽挽。官吏倒懸，民不聊生。^{〔張評〕}言之慘然淚落。宋道長督率州縣，事事皆親身經歷，案牘如山，晝夜勞苦，通不得閒。況黃太尉不久自京而至，宋道長說，必須率三司官員，要接他一接。想此間無可相熟者，委托學生來，敬煩尊府作一束，要請六黃太尉一飯，未審尊意允否？」因喚左右：「叫你宋老爹承差上來。」有一青衣官吏跪下，氈包內捧出一對金段、一根沉香、兩根白蠟、一分綿紙。黃主事道：「此乃宋公致賻之儀。」^{〔張評〕}宋御史祭，祭十四。一路寫諸人上祭，接接緒緒，令人眼迷五色。卻是層層次次，若開祭帳，非龍門何處下手？又見瓶兒死時之熱。至西門死，止用幾筆點染，便冷熱相形不堪，真是神化之筆。那兩封，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：兩司官十二員、府官八員，計二十二分，共一百零六兩。」^{〔張評〕}此後以西門家爲迎送賓饌之地，蓋西門與人交，無非酒肉銀錢，而人

與之交，亦只如此，故一次，一次，不妨屢屢寫之也。

交與西門慶：「有勞盛使，一備何如？」西

門慶再三辭道：「學生有服在家，奈何，奈何！」

【張評】可笑。不但逼月娘，而且無西門達

夫婦矣。

因問：「迎接在於何時？」

黃主事道：「還早哩，也得到出月半頭。黃太監京

中還未起身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十月十二日纔發引。既是宋公祖與老先生分付，敢

不領命。但這分資決不敢收，該多少桌席，只顧分付，學生無不畢具。」黃主事道：

「四泉此意差矣。松原委托學生來煩瀆，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，又非松原之己出，何得見卻？如其不納，學生即回松原，再不敢煩瀆矣。」

【綉像本評】又挾制一句，妙。

【張評】是過語，非情分語。

西門慶聽了此言，說道：

「學生權且領下。」因令玳安、王經接

下去。問：「備多少桌席？」黃主事道：「六黃備一張吃，看大桌面，宋公與兩司都是

平頭桌席，以下府官散席而已。承應樂人，自有差撥伺候，府上不必再叫。」說畢，

【張評】插入請太尉一段，蓋因一路寫祭、寫吊、重重沓沓，繁冗之極。接手即叙出殯，又是篇繁冗文字，

可爲手底忙極。看他偏要還上三分才，於忙中再加一事，更忙得不堪。真是文河學海，不足以喻其宏大也。

【綉像本評】熱

鬧中不廢冷案，

文情如空谷幽

蘭，芳香自吐。

同年。」

【張評】鬧中寫一書香，使西門市井何處生活？

西門慶道：「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尚兩泉

相厚，兩泉亦與學生相交。」黃主事起身，西門慶道：「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，至

期寒舍拱候矣。」黃主事道：「臨期，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，亦不可太奢。」西門

慶道：「學生知道。」送出大門，上馬而去。

【綉像本評】絕平處皆是奇思，極俗事亦有畫意。

那縣中官員，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，諛的都躲在山子下，小捲棚內飲酒，分付手下，把轎馬藏過一邊。【張評】細。筆力真能逼出分寸。當時，西門慶回到捲棚與眾官相見，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八府來，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。眾官悉言：「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。欽差若來，凡一應祗迎、稟饋、公宴、器用、人夫，無不出於州縣，州縣必取之於民，【張評】可嘆。公私困極，莫此爲甚。我輩還望四泉於上司處美言提拔，足見厚愛。」言訖，都不久坐，告辭起身而去。

【綉像本評】一昧點綴，炫人耳目。

話休饒舌，到李瓶兒三七，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，領十六眾上堂僧來念經。穿雲錦袈裟，戴毘盧帽，大鉢大鼓，甚是齊整。【張評】此是瓶兒先入永福寺，故用道堅先來圓滿也。十月初八日是四七，請西門外寶慶寺眾僧誦大懺經文。【七】西門慶那日不在家，同陰陽徐先生往墳上破土開墳去了，後晌方回。晚夕，打發僧人散了。【八】次日，推運山頭酒水桌面餚品，【九】一應所用之物，又委付主管夥計，莊上前後搭棚，墳內穴邊又起三間罩棚。【十】先請附近地鄰來，大酒大肉管待。臨散，皆肩背項負而歸。【張評】極言其盛，爲西門死作引。俱不必細說。

【綉像本評】鋪敘處，蓋欲極其盛而言之。

十一日白日，先是歌郎並鑼鼓地吊來靈前參靈，【十一】【張評】先一日寫來。吊《五鬼鬧判》、《張天師着鬼迷》、《鍾馗戲小鬼》、《老子過函關》、《六賊鬧彌陀》、《雪裡梅》、《莊周夢蝴蝶》、《天王降地水火風》、《洞賓飛劍斬黃龍》，【十二】各樣百戲吊罷，

堂客都在簾內觀看。參罷靈去了，內外親戚都來辭靈燒紙，大哭一場。【張評】辭靈。

到次日發引，先絕早擡出銘旌、各項幡亭、紙劄、僧道、鼓手、細樂人役都來伺候。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，都帶弓馬，全裝結束。留十名在家看守，【張評】十名看家。四十名在材邊擺馬道，分兩翼而行。【張評】四十名擺對。衙門裡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，照管冥器。【張評】二十名打路。墳頭又是二十名把門，管收祭祀。【張評】二十名收禮。那日官員士夫、親鄰朋友來送殯者，車馬喧呼，填街塞巷。【張評】一總描寫車馬。本家並親眷轎子也有百十餘頂，【張評】總寫轎。三院鴿子、粉頭小轎也有數十。【張評】又寫小轎。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，西門慶留下孫雪娥並二女僧看家，【張評】又是看家者，一絲不紊。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。女婿陳敬濟跪在柩前捧盆，【綉乙本評】活晦氣。【張評】假孝子應如是。六十四人上扛。有件作一員官立於增架上，敲響板，指撥擡材人上肩。先是請了報恩寺僧官來起棺，轉過大街口望南走。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。那日正值晴朗天氣，果然好殯。但見：

和風開綺陌，細雨潤芳塵。東方曉日初升，北陸殘烟乍斂。蓁蓁嚨嚨，花喪鼓不住聲喧；【張評】鼓。叮叮噹噹，地吊鑼連宵振作。【張評】鑼。銘旌招颭，大書九尺紅羅；【張評】旌。起火軒天，冲散半天黃霧。【張評】火。猙猙獰獰，開路鬼斜擔金斧；【張評】社火頭一對。忽忽洋洋，險道神端秉銀戈。【張評】第二起。道道遙遙八洞仙，龜鶴遶定；【張評】三起。八仙龜鶴，共十人。窈窈窕窕四毛女，虎鹿

相隨。【張評】四起，四子虎鹿共六人。熱熱鬧鬧採蓮船，撒科打諢；【張評】五起，無數人。長長大大高擡漢，貫甲頂盔。【張評】六起，亦寓數人。清清秀秀小道童，一十六衆，【張評】七起，道衆十六人。都是霞衣道髻，動一派之仙音；肥胖肥胖大和尚，二十四個，【張評】八起，和尚二十四人。個個都是雲錦袈裟，轉五方之法事。一十二座大絹亭，【張評】九起，大絹亭二十四人。亭亭皆綠舞紅飛，二十四座小絹亭，【張評】十起，小絹亭四十八人。座座盡珠圍翠繞。左勢下，天倉與地庫相連；【張評】十一起，倉庫十八人。右勢下，金山與銀山作隊。【張評】十二起，金銀山四人。掌醢廚列八珍之確，【張評】十三起，冥人十數人。香燭亭供三獻之儀。【張評】十四起，香燭亭四人。六座百花亭，【張評】十五起，百花亭十二人。現千團錦綉，一乘引魂轎，【張評】十六起，引魂轎四人。扎百結黃絲。這邊把花與雪柳爭輝，【張評】十七起，花柳四人或六人。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。【張評】十八起，幢幡二人。金字旛銀字旛，緊護棺輿；【張評】十九起，旛四人。白絹繖綠絹繖，同圍增架。【張評】二十起，繖四人。功布招颭，【張評】二十一起，功布八人。孝眷聲哀。【張評】孝眷，另開人數。打路排軍執攬杆，前後呼擁，【張評】二十二起，棺後者，以下共無數人矣。迎喪神會耍武藝，左右盤旋。賣解猶如鷹鷂，走馬好似猿猴。豎肩樁，打斤斗，隔肚穿錢，金鷄獨立。【張評】以上諸戲隨後。又在材後，孝眷之後者也。人人喝采，個個爭誇。扶肩擠背，不辨賢愚；挨觀並觀，那分貴賤！張五蠱胖，只把氣吁；李四矮矮，頻將腳跼。白頭老叟，盡將拐棒拄髭鬚；【張評】十五，綠髻佳人，也帶兒童來看殯。【張評】以上看出殯者。

吳月娘與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餘頂，〔十六〕一字兒緊跟材後。〔張評〕方叙明孝眷。西門慶麻冠孝服，〔十七〕同衆親友在材後，〔十八〕陳敬濟緊扶棺輿，走出東街口。〔張評〕又頓。真正行文如戲。西門慶具禮，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。〔張評〕懸真。身穿大紅五彩鶴氅，頭戴九陽雷巾，腳登丹舄，手執牙笏，坐在四人肩輿上，迎殯而來。〔十九〕將李瓶兒大影捧於手內，陳敬濟跪在面前，〔張評〕處處點敬濟，妙甚。那殯停住了。衆人聽他在上高聲宣念：

恭惟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，存日陽年二十七歲，元命辛未年，〔二十〕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，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分身故。伏以尊靈：名家秀質，綺閣嬌姝，稟花月之儀容，蘊蕙蘭之佳氣。容德柔婉，〔二十一〕賦性溫和。配我西君，克諧伉儷。處閨門而賢淑，資琴瑟以好和。曾種藍田，尋嗟楚畹。正宜享福百碾，可惜春光三九。〔綉乙本評〕句巧。嗚呼！明月易缺，好物難全。善類無常，修短有數。今則棺輿載道，丹旆迎風。良夫蹕踴於柩前，孝眷哀矜於巷陌。離別情深而難已，音容日遠以日忘。某等謬忝冠簪，愧領玄教。愧無新垣平之神術，〔綉乙本評〕用得當。〔張評〕謙得妙甚。恪遵玄元始之遺風。徒展崔巍鏡裡之容，難返莊周夢中之蝶。〔張評〕爲傳真作回照，一爲托夢作遙影也。漱甘露而沃瓊漿，超知識登於紫府；披百寶而面七真，引淨魄出於冥途。一心無掛，四大皆空。苦，苦，苦！氣化清風形歸土。一靈真性去弗迴，改頭換面無遍數。〔二十二〕

【綉像本評】以

瓶兒之爲人，在西門慶妻妾中，似不應獲早死之報，不知早死正瓶兒之福。知此，方可論因果報應。

衆聽末後一句：「噢！精爽不知何處去，^(二十三)真容留與後人看。」

吳道官念畢，端坐轎上，那轎捲坐退下去了。【張評】畫。這裡鼓樂喧天，哀聲動地，殯纔起身，迤邐出南門。衆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，方乘馬，陳敬濟扶柩，【張評】可嘆。到於山頭五里原。

原來坐營張團練，帶領二百名軍，同劉、薛二內相，又早在墳前高阜處搭帳房，

吹響器，打銅鑼銅鼓，【張評】繳「勸當」一回文字。迎接殯到。看着裝燒冥器紙割，烟焰

漲天。【張評】筆力整甚。棺輿到山，下扛，徐先生率件作，依羅經吊向，【張評】細。已

時祭告后土方隅後，^(二十四)纔下葬掩土。西門慶易服，備一對尺頭禮，請帥府周守備

點主。【張評】點主。衛中官員並親朋夥計，皆爭拉西門慶遞酒，【張評】此處遞酒，奇絕。卻

是寫衆人散去者。鼓樂喧天，烟火匝地，熱鬧豐盛，不必細說。【張評】總處，都是反觀西門

死也。

吃畢，後晌回靈，吳月娘坐魂轎，抱神主魂旛。【張評】可笑。陳敬濟扶靈床，【張

評】可笑。鼓手細樂十六衆小道童兩邊吹打。【張評】孝眷先回者。吳大舅並喬大户、吳二

舅、花大舅、沈姨夫、孟二舅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溫秀才、【張評】此九人是同回者。衆

主管夥計，都陪着西門慶進城，堂客轎子壓後，【張評】孝眷在後者。到家門首，燎火而

入。【張評】寫出先後背謬。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，徐先生前廳祭神灑掃，^(二十五)各門戶皆

貼辟非黃符。【張評】真是後先背謬。謝徐先生一疋尺頭、五兩銀子出門。【張評】細。各項

人役打發散了。【張評】細。又拿出二十吊錢來，五吊賞巡捕軍人，【張評】細。五吊與衙門中排軍，【張評】細。十吊賞營裡人馬。【張評】細。拏帖兒回謝周守備，【張評】細。夏提刑，【張評】細。俱不在話下。

西門慶還要留喬大户、吳大舅衆人坐。衆人不肯，作辭起身。來保進說：「搭棚在外伺候，明日來拆棚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棚且不消拆，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。」打發搭彩匠去了。【張評】細。喪事而借爲吉禮用，可嘆。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户娘子衆堂客還等着安畢靈，哭了一場，方纔去了。【張評】自瓶兒死至此，剝剝雜雜，至此無一停筆，可爲極盡筆墨之致矣。看他偏不窮盡，接手又寫薛蕙城中一篇恨賦。不爲之才子，吾不信也。

西門慶不忍遽捨，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，要伴靈宿歇。見靈床安在正面，大影掛在旁邊，【張評】大影。靈床內安着半身，【張評】半身。裡面小錦被褥、床几、衣服粧奩之類，無不畢具，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小金蓮，【綉乙本評】寫出傷心。【張評】隔壁有活金蓮，而乃對瓶兒之遺鞋！又與蕙蓮遺鞋一映。桌上香花燈燭、金碟樽俎，般般供養，西門慶大哭不止。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，到半夜，【二十七】對着孤燈，半窗斜月，翻復無寐，長吁短嘆，思想佳人。【張評】上文剝雜如火，此處忽然冰冷如水。有詩爲証：

短嘆長吁對鎖窗，舞鸞孤影寸心傷。

蘭枯楚畹三秋雨，楓落吳江一夜霜。

夙世已違連理願，【二十八】此生難覓返魂香。【二十九】